



二〇一九年，作家莫言和余華、蘇童一起參觀莎士比亞舊居。站在莎翁塑像前，莫言立下誓言，要用自己的後半生，「完成一個從小說家到劇作家的轉變」。這位早已蜚聲文壇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希望將來人們還能稱呼他是一位「劇作家」。本周，莫言話劇新書《鱷魚》將出版發行。在接受《大公報》獨家採訪時，莫言稱一部小說包含着多齣戲劇，而中國古典小說的看家本領就是白描，「這讓中國作家寫話劇比西方作家更順理成章」。他還表示，《鱷魚》搬上舞台後，到時希望能到香港演出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帥



▲二〇〇八年，莫言獲得由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的「紅樓夢獎：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」首獎。圖為他與太太杜芹蘭出席頒獎酒會。

資料圖片

當初拿起筆寫作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做個劇作家。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：

莫言：新作《鱷魚》盼搬上香港舞台



▲六月六日，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舉辦「莫言：小說與戲劇」對談活動，莫言分享了《鱷魚》的創作經歷，並希望搬上香港舞台。受訪者提供



「我實現了劇作家的野心」

親手燒毀首部處女作劇本

寫話劇是真正的興趣所在

莫言稱，一部小說中其實包藏了一齣或多齣話劇，自己「改行」寫話劇，雖然跟寫小說差不多，但也有相區別的地方，比如話劇表現內容需要更集中，一部小說用二十萬字表達的內容，一部話劇兩萬字就可以表達得非常充分。而且，戲劇的衝突矛盾也需要提前，應該有上來就能吸引觀眾的情節，不能講了半天還是不知所云，「作為小說，追憶似水流年是可以的，但如果在舞台上，大部分觀眾會受不了。」

如果說創作戲曲文學劇本《錦衣》是回報地方戲的培養，莫言稱，寫話劇則是他真正的興趣所在。而中國古典小說的看家本領就是白描，只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為動作，就可以把一個人物的內心暴露出來，塑造出活龍活現的人物形象，「這讓中國作家寫話劇比西方作家更順理成章」。

去年底，北京人藝經典話劇《天下第一樓》被改編為粵語版在香港上演，受到香港民眾的好評；香港話劇《最後晚餐》普通話版等作品在內地上演，也引發很大反響。對於內地話劇「南下」和香港話劇「北上」，莫言對大公報記者表示：「內地與香港文化交流非常必要，話劇演出是重要內容。」

據悉，在《鱷魚》話劇新書發行之外，舞台版的《鱷魚》也早已溝通排練演出事宜。莫言通過《大公報》對香港讀者表示：「前些年曾聯絡有關單位，希望我的話劇《我們的荆軻》能到香港演出，但因疫情而耽誤，希望今後還有機會。如果《鱷魚》能搬上舞台，我當然希望能到香港演出。」



▲莫言於二〇一七年發表戲曲文學劇本《錦衣》。圖為莫言題寫的書名。

資料圖片

正籌劃舞台版《鱷魚》排演

新書《鱷魚》講述的是潛逃至境外的貪腐官員的故事。劇中腐敗官員單無憚是內地一個發達城市的市長，因貪腐畏罪逃往美國，與年輕情婦瘦馬、曾任秘書的親信慕飛共同住在美國的別墅內。單無憚身在美國，心卻仍在國內，念念不忘自己曾經主持建設的青雲大橋等政績，對現實感到恍惚、失落和不甘。鱷魚是一個象徵性的意象，它有特殊的習性：在很小的空間裏不會長大，一旦換到寬闊的空間，就會迅速膨脹。在莫言看來，人的欲望就像一條鱷魚，不對它進行控制，就會快速膨脹，希望這齣話劇能夠與當下產生關聯，引發觀眾的思考。

莫言曾在《檢察日報》做過十年的記者，採訪過很多檢察官、法官，積累了很多素材，尤其是逃亡到海外的貪官的故事。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幾位貪官，有的貪了很多錢但是一分錢沒花，就喜歡抽出嶄新的人民幣放在鼻子下面聞味道；有的則傾情於吃喝，在甲魚下面有兩塊可以當牙籤的小骨頭，其吃過的甲魚留下的骨頭裝了一麻袋。

「這些貪官有很多個性化的方面，非常有戲劇性。通過各種電視劇、小說，大家已經了解了國內的貪官，但是貪官跑到海外去會有怎麼樣的生活？他們在海外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？我想讀者可能是感興趣的。」莫言說，於是他就寫了《鱷魚》這部描寫在境外的貪官的話劇。



▲莫言瞻仰北京大學裏的塞萬提斯塑像。

受訪者提供

對談分享

評判標準

「盯着人寫，不貼標簽」

六月六日，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舉辦了一場「莫言：小說與戲劇」的對談活動。有年輕寫作者向莫言提出，自己寫出來的故事給人的感受常常和他想要表達的不一致。莫言對此表示：「有時候用力過猛往往過猶不及。如果你寫的是論文，當然可以充分地來論述展示，但如果要寫小說詩歌，我想還是應該牢記先賢們的教導，那就是文貴曲折含蓄。有一些話不直接說出來，讓讀者自己去補充可能會更好。」

「作者不斷地給筆下人物貼各種各樣的標籤，也肯定會適得其反。」莫言強調。

優秀劇作要生動多姿

「我讀過的劇本、看過的戲雖不多，但要舉出一部最喜歡的比較難，像莎士比亞、薩特、狄倫馬特、布萊希特、契訶夫、布林加科夫、老舍、曹禺、過士行的劇本我都喜歡。」莫言稱。

什麼樣的劇作稱得上是一部優秀劇作？莫言對大公報記者表示，他認為有四個評判標準，首先要具有能夠立得住的、性格鮮明的人物，其次要有生動的、多姿多彩的、符合人物性格的語言，第三要有一個能夠抓住人心的好故事，第四要有時代性，能夠引發觀眾對



▲莫言的代表作之一《檀香刑》，圖為二〇一年初版封面。



▲莫言的劇作集《我們的荆軻》，中文版，麥田出版，二〇一三年。

寫作並不是「創造」語言

小說《檀香刑》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，曾在二〇一七年改編為同名歌劇，講述在修建膠濟鐵路的過程中，德國侵略者對山東民眾進行瘋狂的迫害，茂腔班主、高密的農民孫丙領導民眾進行反抗的故事。莫言透露，在寫作《檀香刑》時，他的耳邊繚繞着茂腔這種高密地方傳統戲劇的旋律，不斷地回響着火車穿過鐵路橋時發出的震撼人心的聲音。

「火車鳴笛的聲音，就像千頭黃牛在同時哞叫一樣，貼着大地滾滾來。在

寫《檀香刑》的時候，我的筆下語言的節奏就是由來自我故鄉的聲音而產生。讀者說在閱讀的時候有關於聲音的聯想，我想這說明我成功了。」莫言說。

莫言憶起作家徐懷中當年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上課時說過一句話：「語言是作家的內分泌」。莫言闡釋稱，作家之所以用這樣的語言而不用其他的語言寫作，是跟他所有的生活經驗、閱讀經驗分不開的，也就是說，作家其實並不是在「創造」語言，而是在「尋找」自己的語言。

經驗相關